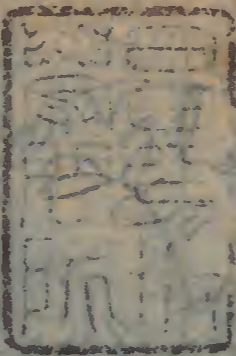


朱子文錄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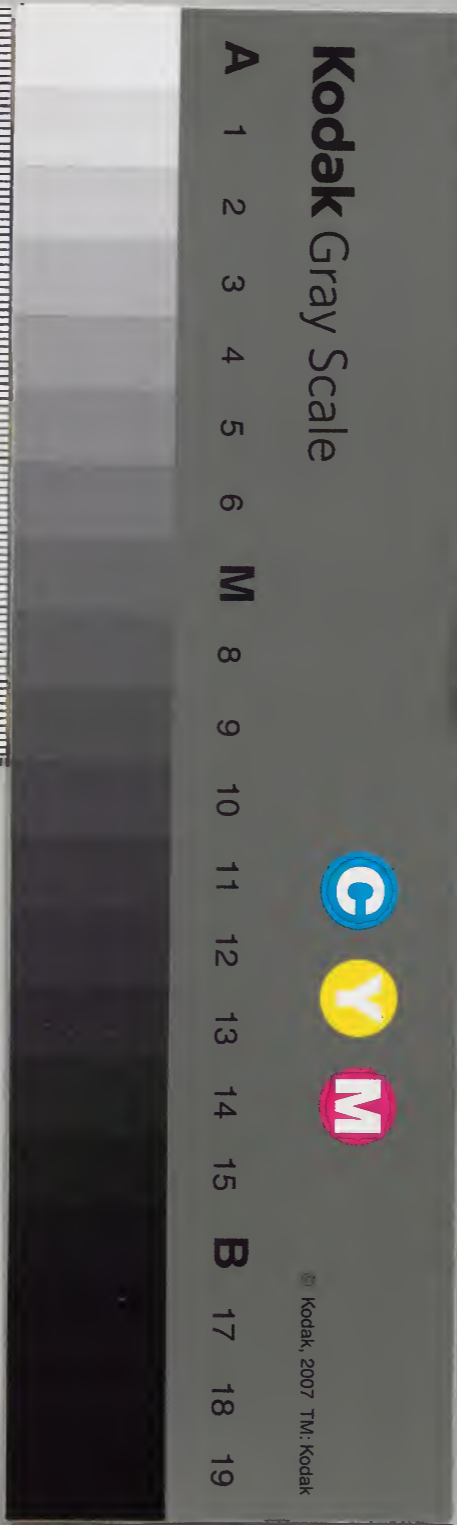
利



					漢書門
		二	五	一	
	一	九	一	〇	
四	〇	一	〇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漢	二	五	一
書	〇	一	〇
類	〇	四	〇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0
冊數	4 (3)	
函號	298	271



朱子文錄卷下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来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臏之術蘇張范蔡

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王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

作而真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
入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
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
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
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
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
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
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
竊為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
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
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

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
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首揚以下皆不能及
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
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
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
而又必曰我行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
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亦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
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
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
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我為讀唐書而
有感因書其說以證之

○答輩仲至書

適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筒之贖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
 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
 有相起處佳福所需惡語无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
 但近年此等一劫廢置向已許為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
 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辦數也抑又聞
 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
 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
 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歧路可施
 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
 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

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
 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
 於言語之易致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
 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
 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
 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
 益遠而不相似也副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
 敢奉命以為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
 講者故敢私以為請幸試思之而還以一言判其是非焉
 至於佳篇之贖則意益厚矣顧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
 三復以還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

一之時亦嘗間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
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
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
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
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
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
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
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
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
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
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

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顧為學之務有急於
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
棄去不能復為况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尚復語此乎然感
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為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或可以
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
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制
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
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熟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
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咄就皆
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
不可一槩抑此伸彼况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

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它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脩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歐曾遺法。料簡刮摩。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入愈無遺憾矣。借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溪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仙遊之故。無人肯為推出。

此理勢之常無足怪者。况在渠家法。又自不當計此。取偶得浙漕法。秋策問。謾錄去。不知曾見之否。清議固知不可泯滅。然能出此。亦不易也。熹病益甚。跬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瘁。支體酸痛。殆非久作人間客者矣。休致之請。前月初間。附便以行。至今寂然未聞。可報。恐所附入遲滯不達。設更淹留。當自有臺劾施行。不待催督矣。

○答陳體仁書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為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

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在。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况今去孔子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

和
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知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二南分王者諸侯之風，大序之說，恐未為過。其曰聖賢深淺之辨，則說者之鑿也。程夫子謂二南猶易之乾坤而龜山楊氏以為一體而相成其說，當矣。試考之知

何召南夫人恐是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二南之應似亦不可專以為樂聲之應為言蓋必有理存乎其間豈有無事之理無理之事哉惟即其理而求之理得則事在其中矣

楚詞集註序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恠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纏繞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

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收淚謳登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著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彌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

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文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
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
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
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
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
加彙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
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
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怖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王梅溪文集序 代劉共文作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
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說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

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
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
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
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暢洞
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
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
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澳澁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
如蟻蝨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
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
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察
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

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曷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候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耻為已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

成

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成上疏自刻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飢渴嗜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嚮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下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撫完濶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它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踈暢洞

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趣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濶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一毫髮點汗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亦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秘直西省皆得與公為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

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内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于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謝監廟文集序

設監西嶽朝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間。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竒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頌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

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閑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為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為止於此而已哉。君沒之年。先君子亦弃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為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間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

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新安朱熹序
○○黃子厚詩序

余年十五六時與子厚相遇於屏山劉氏之齋館俱事病
翁先生子厚少余一歲讀書爲文略相上下猶或有時從
余切磋以進其所不及後三四年余猶故也而子厚一旦
忽踴躍驟進若不可以尋尺計出語落筆輒驚人余固
歎其超然不可追逐而流輩中亦鮮有能及之者自爾二
十餘年子厚之詩文日益工琴書日益妙而余日益昏惰
乃不能及常人亦且自念其所曠闕又有急於此者因遂
絕意壹以頑鄙自安固不暇復與子厚度長絜大於文字
間矣既而子厚一再徙家崇安浦城會聚稍希闊然每得

其詩文筆札必為之把玩賞歎移日不能去手蓋子厚之
文學太史公其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於韋應物視柳子
厚猶以為雜用今體不好也其隸古尤得魏晉以前筆意
大抵氣韻豪爽而趣味幽潔蕭然無一點世俗氣中年不
得志於場屋遂放憤謝去杜門讀書清坐竟日閒輒曳杖
行吟田野間望山臨水以自適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
為之節抑揚高下俛仰疾徐之間凌厲頓挫幽眇回鬱
聞者為之感激慨歎或至泣下由是其詩日以高古遂與
世亢至不復可以示人或者得之亦不省其為何等語也
獨余猶以舊習未忘之故頗能識其用意深處蓋未嘗不
三復而深悲之以為子厚豈真坐此以窮然亦不意其遂

窮以死也。衰莫疾痛餘日幾何。而交舊零落無復可與語。此者方將訪其遺藁。擯而藏之。以為後世必有能好之者。而一日三山許閑生來訪。袖出子厚手書。所為詩若干篇。別抄又若干篇。以示余。其間蓋又有余所未見者。然後益知子厚晚歲之詩。其變化開闔。恍惚微妙。又不止余昔日之所知也。為之執卷流涕。而識其後如此。子厚名銖。姓黃。氏世家建之甌寧中。徙潁昌。且再世。母孫讀書能文。昆弟皆有異材。而子厚所立卓然。尤足以自表見。顧乃不遇。而阨窮以死。是可悲也。許生嘗學詩於子厚。得其戶牖。收拾遺文。其多乃至於此。拳拳綴緝。師死而不忍倍之。是又何嘉也。己慶元己未七月壬子雲谷老人書。

○家藏石刻序

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叙跋辨證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字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為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略。如歐陽子書。然詮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祛其囊。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可玩。悉加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懸之壁間。坐對滄行。卧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篋卷舒把玩。而後為適也。蓋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

觀存之足以佐嗜古之癖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為橫卷若書秩亦以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冀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其富也邪姑首是書以俟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八月二十二日壬辰吳郡朱熹序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直支幹納音推知其入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

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為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是以致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耻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歿壽固不貳矣必脩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朱熹仲晦書

送郭拱辰序

世之傳神寫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稱為良工今郭君拱辰叔瞻乃能并與其精神意趣而盡得之斯亦奇矣予頃見友人林擇之游誠之稱其為人而招之不至今歲惠然來自昭武里中士夫數人欲觀其能或一寫而肖或稍稍損益卒無不似而風神氣韻妙得其天致有可笑者為予作大小二象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持以示人計雖相聞而不相識者亦有以知其為予也然予方將東遊鴈蕩窺龍湫登玉霄以望蓬萊西歷麻源經玉笥據祝融之絕頂以臨洞庭風濤之壯北出九江上廬阜入虎溪訪陶翁之遺跡然後歸而思自休焉彼當有隱君子者世人所不得見而予幸將見之欲圖其形以歸而郭君以歲晚思

親不能以從予遊矣予於是有道恨焉因其告行書以為贈淳熙元年九月庚子晦翁書

高士軒記

九
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為元喪可喜意前人為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為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為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為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各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為汎已而不顧焉故足以為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

不亦矣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亡不為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為。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彼者。乃亦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特而來也。顧予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壁。以為記。

歸樂堂記

予嘗為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彥實同寮相好也。

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卧田間。浸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繾綣道語。舊故如平生。驩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堂。蓋四方之志倦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子為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睽睽軒冕。印鞞之間。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酣豢之餘。厭苦淡泊。顧慕疇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促。自以為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為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宦之所為。有不能無愧悔于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

十年以彊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為勢屈。以故浮沉。選調行
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
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弦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
而無幾微留落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
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堂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顧
予未獲一登斯堂。而覽其勝。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
足以供徙倚。館宇之邃。啓處之適。足以寧燕休。圖史之富。
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阡北陌者。足以析名
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在乎是也。
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遊於
堂上。尚能為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
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
是三者。而能有為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
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立
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
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闊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
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幾會者。是其志與
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
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
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知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

撥拾華靡以為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泛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先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間。安危治亂之機。情偽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豪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老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存是也。室之前軒。俯視眾山下。臨清流。色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為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及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

亮

入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愚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况是書先正温公之志。其為典刑。摠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為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願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澁。導迎清曠。乃直

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
為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
縈紆渺瀰一日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掩靄又皆隱見出
沒於雲空烟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
謂江陵郡城南樓者邪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
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歎隱
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
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
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
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
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

然後舉酒相屬以誅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
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
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
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
者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
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己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
憂悲愉快勃然於胸中况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
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
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
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

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宣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壹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行之立象

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感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徃徃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為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

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
 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為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
 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
 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揆之之言然
 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
 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
 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
 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叢其端使三先生之祠遍天下
 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
 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
 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為屋東鄉既諸生以
 夫子不南面於禮為不稱乃徙真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
 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
 若師生具負而弦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已
 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頌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
 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
 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霆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
 明年四月戊申而舍業焉門觀顯嚴宮廬完敞神位清密
 祭用畢脩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鬻拚除
 之復無一不備既又為之名墾田立僦舍日給弟子負二

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顧歎
言曰今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
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
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道
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
而膏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忠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
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食飲
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處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
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
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
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

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
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
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為能而莫或知其
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
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
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
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
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
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
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
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為有能因是而

又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衮衮不窮。蓋常有意督兵萬里為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為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為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為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及求諸心為事。而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

過

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鬪靡。以為利祿之計。其有意於為己者。又直以為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誡。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處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為。言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鄂州州學教授許君中應。既新其學之大。

門而因建閣於其上。積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為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實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於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誦說。得以饜飫而開。發焉。其役始於紹熙辛亥之冬。而訖於明年之夏。其費亡慮三百萬。而取諸廩士之贏者。蓋三之一。其餘則太守煥章閣待制陳公居仁。轉運判官薛侯叔似。實資之。而總卿。詹侯體仁。戎帥張侯詔。亦揮金以相焉。既成。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來請曰。願有記也。予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於為己。而意其所以學者。亦曰取足於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為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為極。擊之歸也。因為之記其本末。

而并推近世所以為學讀書之病。請具刻焉。以告登此閣而讀此書者。使姑無溺於俗學之下流。無迷於異端之捷徑。則於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道之不明。豈足患哉。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漳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抑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慨然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

不與焉。何哉？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為小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己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者，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留種李為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為動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奏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即守希檜意，捃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閩浙水沴之所繇，而遂投檄巨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行高，議論慷慨，口講指畫，終日袞袞，無非忠臣孝子之言。捨生取義之意，聞者凜然。

魄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其徒又益盛，屬疾自作埋銘，召所與遊及諸生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於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為賢者之清，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則其有功於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其私而自託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公沒之後二十餘年，延平田君澹為郡博士，乃始求其遺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祠之，以風厲其學者。間因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為記，屬予病未及為，而田君去。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書來督趣不置。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崇立之志又

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為辭強起書之辭不
逮意林侯試為刻之陷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
往來而有事於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
熙丁未秋九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應城縣學上蔡謝公先生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為
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
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
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
無所容乃盡弃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為人英果明決強力
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

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
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
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於夫子教人之法
又最為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
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
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
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
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
皆稱其言論閑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
生之後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
皆不可見應城寇暴尤劇莽為丘墟其餘教設施固無復

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跡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
為之慨然永歎以為先生之遺烈不建於此邦後之君子
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
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為學即賴先生
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
人興起衰病零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
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
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

○冰玉堂記

南康使君曾侯致虛既葺屯田劉公之墓明年乃訪得其
故居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屏騶馭披荆棘而往觀焉問

其此隱然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南家然以
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蕪廢日久唯
是僅存而其它則皆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為之躊躇四
顧喟然而嘆曰擬之為父道原之為子其高懷勁節有
如歐馬蘇黃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想其
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邃詩書圖史之盛既有以自適
其適而一時遊且宦於此邦者亦得以扣門避席而考德
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傾沼平鞠為灌莽而
使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躑躅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雖
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錢贖之民間垣而
溝之以合於郡圃累石以崇其臺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

王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且聞陳忠肅公之嘗館於是也則又繪其象以侑焉既而所謂是是堂漫浪閣者亦以次舉而皆復其舊既成使人以圖及書來屬予記予惟異時承乏此邦亦嘗有意於斯而不克就今披圖考驗尚能憶其彷彿固喜曾侯之敏於事而能有成矣抑予又有感焉近歲以來人心不正行身者以同流合汙為至行任事者以便私適已為長策其聞劉氏父子之風不唾而罵之者幾希矣欲其能如曾侯一以表賢善俗為心而不棄於世習豈可得哉於是既書其事而適有以陳令舉騎牛詩畫為寄者因并以遺曾侯請刻堂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紹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新安

朱熹記

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藏之矣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群從昆弟而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率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櫛州熹與伯崇擇之取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櫛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

成之暮。熹論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入之所
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初亦豈有咎於詩
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
然則前日一時矯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
既而敬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而
言曰：前日之約已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則不可忘也。
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淫鬱，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
至於喪志。群居有輔仁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
而猶或不免於流，況乎離群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
微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熒惑耳目，惑移心意者，又將何
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小過，然亦所當過。

也。由是而擴充之，庶幾乎其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
遂書之以詔毋忘。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
此。自今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也。
夫丁亥新安朱熹記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為磴十餘級，
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
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
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
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
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

繞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為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為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潺潺，久而益悲。為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瀉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廬山一峯，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峯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

廬

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為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年月日記。

○ ○ 雲谷記

雲谷在津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群峯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為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全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庵。谷中水西南流

久

七里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
奔迫激湍聲振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
人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
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絕回互水皆自高瀉
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
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
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
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涼散
激射於澗中特為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
石如齧齶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為小亭臨之取陸士
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

元
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為亭以賞其
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深
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
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
澗中諸懸水為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
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槎牙突
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
地勢高下大略如此可見谷口距狹為關以限內外兩翼
為軒窓可坐可卧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
之植松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于中阜沼上田數畝其
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

石池山搵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
 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直兩峯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
 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
 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為小山
 植以椿桂蘭蕙稍藉岑蔚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為
 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
 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
 結草為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
 風高不可以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
 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
 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

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疇即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
 屬於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
 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齧而
 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壁兩原之水合
 於其前出為南澗東寮北有樾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
 坂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
 頂平處劣丈餘四隕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
 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
 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
 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為
 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

巖木氣辛烈可已瘡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
滴水成坎大如括碗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
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峭峯古木彌覆藤
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
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峯下石崖隙下水
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
一尤勝比兩旁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
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巖巖下瞰絕
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
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
瘠棄不耕皆以貨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蓋費勢若

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
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
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巽然者可居昔有王
君子思者棄官棲道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
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需器用
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
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
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
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
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
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粗畢即

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
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
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
水之勝如此并為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
也山楹兩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
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
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徃徃淳質清淨能勞筋骨
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
受笑不昔言然又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
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
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

七月既望晦翁書

○卧龍菴記

卧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峯下予自少讀龜山先生揚公
詩見其記卧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
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
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
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
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
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
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
舞故名卧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有泉石之勝

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既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夙絕非塵車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既上章乞解郡綬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為賦詩以紀其事然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為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為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為吏民禱賽之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縱目快心焉於是歲適大侵因榜之曰起亭以為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叙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識予之意也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即以病衰不克逞其志于四方獨聞廬阜之奇秀甲天下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常欲一往遊焉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

石竒怪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子虛少慷慨有竒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菴故址于卧龍瀑水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逾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旦為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予結屋卧龍以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竒事也相為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者不知其幾

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嘉君之為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既罷郡來宿卧龍君曰卧龍之役夫子既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能為我書之乎予曰諾哉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新安朱喜記

○跋余巖起集

喜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鬱卷睚眦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其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

問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醜藉襲藏
圓熟較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
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
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
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余公諱良弼字巖
起自為諸生即以文鳴於場屋以鄉舉類試外臺熹之先
君子與故直祕閣兵公公路得其文而異之以為真有可
用之實取而真之前列旋入幕府即以畫策平賊有功出
入中外遂分帥閩皆有聲烈平生為文甚多亡逸之餘所
存止此然皆無實應用之作不為空言沒後二十八年其
季子大用尉建陽出以相視熹以先世之契又嘗獲以少
有

吏事公於溫陵辱獎進而收教焉衰莫零落乃復得斯文
而讀之其所感於今昔之變又當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熹於余公之
文亦云因太息而書其後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蓋有
公之風烈云紹熙癸丑十二月庚申朝散郎祕閣修撰主
管南京鴻慶宮朱熹書

跋李參仲行狀

鍾山先生李公參仲之子季札奉其先君子行狀一通不
遠數百里謁予於建溪之上拜起垂泣而以銘墓為請予
之先世家婺源與公為同縣人而客於建也久矣紹興庚
午歲予年二十餘始得一歸故鄉拜其墳墓宗族姻黨於

是迺獲識公而聽其餘論心固已知其賢然是時年少新學未能有以扣也中年復歸而再見公然後從游益親而公已營鍾山所任為將老馬之計矣兩林之間渠清沼深竹樹蒙密時命予與程弟允夫徜徉其間講論道義談說古今觴詠流行屢移晷刻間乃出其平生所為文詞使予誦之則皆高古奇崛而深厚嚴密如其為人予以是心益敬公而自恨其不能久留以日相與追逐於東阡北陌之間也既別而歸書疏不絕其後數年間公物故予以憂患疾病之不寧不能一往哭公而公之諸子不以為罪更以不朽為託至受其狀而讀之則又允夫之文也三復之餘公之聲容恍若相接永念故國人物眇然如公之賢寧可

復得顧雖不敏其何敢有愛於言乎乃以病衰心力凋耗把筆欲下而神已不俱來矣遂無以塞季子之意而姑記其篇末如此以見允夫之狀果無媿辭予雖有作亦不能有以加也滕珙所記足補狀闕大抵數十年來鄉人子弟多自好而善於文詞亦其師友淵源之有自也慶元元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吳郡朱熹書于考亭所居清邃閣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琴聲從綺窓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埋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

吟衆鳥聲難諧感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
志異勞事媒栖栖墻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筆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
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
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
家則已種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為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
法學之者復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為法庶
幾不失古人本分體制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
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
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
為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

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
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
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為放肆以自欺也我巳未
五月二十二日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
盡意風月無邊存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
甘雨龍德正中殿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穀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柱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挽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證頌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

訂

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書畫象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者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欒真人東行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慶壞近始作新適邇敞廬因得相其役事

既又為之本原事迹畫著屏上并為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乾懿道廣心平危孫汗隆卷舒
自我是曰庶幾無不可獻身安衆吊豎全邦炯然方寸
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衣連峯
對起麗澤潛滋優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
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幘柴車策紀前衛杖謀
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
往應子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
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
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酌以輔斯世髡髦兩稚亦寘
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

敢憚濡迹贅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為先郁乃
附曹群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于以占天
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
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繫余衷百介窺臨
鏡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有二月丁巳朔十有三日己巳
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
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
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
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

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
旦熹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
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塔此一
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莫以告虔尚其昭格陟
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謹率諸
生恭修釋菜之禮以先師充國公顏氏邴侯曾氏沂水侯
孔氏鄒國公孟氏配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
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
生從祀尚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

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
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
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藪
風運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
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
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
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
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葢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
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
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至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
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

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熹也小生非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弥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誥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音文至尖聲長彌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掖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未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已

者存鑒此誠意

祭汪尚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于近故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為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為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為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為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淳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寶天脫其羈馭迨狀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及曾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閩而西蜀亘萬里而周流騰茂

實而愈偉。膺聖神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即進陪於廟謀。何佞媚之狡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姦而堅絕。事乃繆而不然。吾何為乎茲列。寧隱屏而就間。弭長驚之遐轍。粵退司於間館。遂遄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嘆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為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慙遺。忽堂堂而逝去。興殄瘁之悲詩。熹也孤主。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逖聞於訃告。悵失聲而永號。

巾素車以即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踽踽而涼涼。孰有知予心之鬱陶。踈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于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己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膺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盖繳

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
微。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脩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
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
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
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
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復而共濟。不惟相知
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
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故使得間以就其
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
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
兄之葬。而不待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酌也。惟兄憐而鑒
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徃歲己奪吾敬夫。今
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
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
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
而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
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蒼龜之智。而處之若
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
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
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

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訐。秉義以飭躬。而耻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泐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百川。停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專。施何遭時之不遂。遠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零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摠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

此望之難必奄一父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悵。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游。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蓋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處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為位以泄哀。復絨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間。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兄季通。輻車祖載。將就窀穸。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

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整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
行也哭而送之曰烏乎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
亦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天天之生是
人也果何為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
而我共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
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未訣以終天也
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己矣哀哉哀哉

靜江府虞帝廟碑

廟故有真亭神及
唐武鑿象皆去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
之變蓋莫詳其始所自立而有唐世刻詞在焉有宋淳熙
二年春二月今直祕閣張侯拭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

棟宇傾墊弗支圖象錯陳蓋以淫厲則竦然曰帝德在人
其神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粵有故常而因
陋踵訛以至於此弗圖弗革其實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
之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
石以奉茲役作治逾時訖事以告門觀嚴顯厖雜遠屏外
朝內寢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已面南儼然臨之秋七月癸
未侯率其僚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妥皇靈肝鬯既通拜
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
弟夫婦朋友是曰天叙民所秉彝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
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
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

世之為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黃錄此邦獲恭明祀茲率羣吏蒙於新宮穆穆威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實臨照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浹和吏民駿奔咏嘆興起合辭懇請願著石章俾來謁辭以詔無極熹竊惟帝之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既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記所稱南巡不反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信則皆罔敢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幸教後世者蓋嘗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篆而顯詩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虞山之土離水之澍誰脩虞祀九歌招舞有翼張侯牧此

南州懷帝之仁答其祐依載瞻祠宇頽剝支柱明靈弗蠲淫傲駢伍乃教綱紀乃夷乃攻乃堂乃基峻宇崇墉帝降不遲四門穆穆侯樂其成來饋來祝惟帝之德規圓矩方即物而則大倫以先爰自側微動植潛被恭己當天雲行雨施惠于來世億萬斯年穹天博地峙嶽流川矧是再裳舊惟聲教愀然見之興起則效子隆于孝臣力其忠候拜稽首惟帝之功

旌忠愍節廟碑

紹興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

郡境蓋聞在昔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遁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里赴難。軍鋒銳甚。毋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不能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必存宗社為己任。事復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闕關陝。所向降下。無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愍者。獨以孤城。憊卒嬰其乘勝。焱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為存亡。城陷之日。遂墮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非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之

大訓。而吏惰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即墓為祠。以嚴貌象。然而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既無以侈上。息厲衆志。至於威愍。葬祭在馮翊者。道既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則行路之人。所為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已相地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度為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靈。定其名號。策書申命。以詔無極。臣不勝大願。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臣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為額。於是尚書符郡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役於玉山。令苟立言。永豐

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入來申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詩之。俾侯廟成。鑿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為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為政。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此性。利害劫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重圍。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係保鄭公。遙遙孤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主。

韓溪翁程君墓表

帝有閔書。吏惰不稱。神用弗在。孰見孰聞。孰嗟孰歎。孰蒸孰嘗。孰克用勸。守候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螭蟠龜負。我其銘之。過者必下。

愛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憂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脩身為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為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為人坦夷跌宕。不事脩飾。好讀左氏書。為文輒傲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

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間。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誓然不以為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它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于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番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務安源者。又自歛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

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為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為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請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衮衮。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笑。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繒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

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有悲也嗚呼洵尚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家於學者少所稱許間獨為予導餘于曹立之之為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為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為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為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之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

道

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孰可為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于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炯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矣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予之相弔也豈徒以遊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為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

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
聖賢之學為有在也則慨然盡弃其所為者而大覃思於
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
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
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
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又
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
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敬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
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
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
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

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
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
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
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弃百事而趨之則吾
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
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
為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
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
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
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
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殺

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嗟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充功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間自省。少有過差。即書之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為他文。甚眾。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既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襲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顧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為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忠郎趙

君伯城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于墳中。乃書其事。使以表于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

及一試而又無幸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
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
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
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己
任討論探索功力無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
行之切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
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
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繆
鄉人多以為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
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
亦頗眾然其為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

輒造門辨質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
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脩士即以邪氣目之而又
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
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為問蓋將以其向背為取舍
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
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
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即以病不起紹
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
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
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群書以俟來哲世不我
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

思久

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遠讀其書不覺失聲
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際
如此為之痛惜又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
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奉狀其事以來請所以
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宥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
今以修職即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
縣董濬而它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
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時
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
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
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

失大當作

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
之君子庶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大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掠纂組
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
而其後或更以為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
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為之無所於迫而徒取衽鬻之羞
顧反薄君息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
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
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為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
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

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
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
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
人為己之學而不屑為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
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
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
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有其近而
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疲於宿昔思
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
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耒耕道
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為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

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墓予不忍辭
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
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
弟尤友愛以公萎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
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
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几屬以問學修
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
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
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
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不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

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豪忽之間有跡其徒卓哉若人惟義
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嘗之以駿其奔淵水免矣
志氣則存石泉之瀕于柎于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朱
府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
緬妣皆汪氏考諱森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
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
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政和八年以同上舍出身授
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而

遊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為大學中庸之學調
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稅循左從政郎紹興四
年召試除祕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祕
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
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辛
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
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
便檜益怒出府君知饒州未赴請間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
所為文有章齋集十二卷娶同郡祝氏處士確之女封孺
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為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

富女嫁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塾在女巽
况皆幼初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
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
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于里之白水鶴子峯下
熹攀慕彌殞痛貫心骨重惟先君既不得信其志以沒而
熹又無所肖似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系官閥志
業梗槩刻而檢諸幽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隧昊天罔極
嗚呼痛哉

尚書吏部員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壙誌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縣人其先為州大姓文諱確始業
儒有高行娶同郡喻氏以元符三年七月庚午生孺人性

仁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我先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逮
事舅姑孝謹篤至有人所難能者以先君校中秘書賜今
號及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撫教俾知所向不
幸既長而愚不適世用貧病困感人所不堪而孺人處之
怡然乾道五年九月戊午卒年七十生三男伯仲皆夭熹
其季也嘗為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一女適右迪
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塾在女巽况皆幼越明
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
先君白水之北百里而遠不孝子熹彌慕隕絕敢竊記壙
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亡嗣子壙記

宋朱塾字受之其先徽州婺源人大父諱松紹興史官也
父熹今為鴻慶祠官母劉氏聘士勉之之女塾於紹興癸
酉七月丁酉生紹熙辛亥正月癸酉卒娶潘氏生二男長
曰鎮次思老四女歸昭接滿鎮滿皆夭明年十有一月甲
申葬大同北麓上實天湖其父為之志嗚呼痛哉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
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
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
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
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

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
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
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
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
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
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
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
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
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
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

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
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
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
苛刻更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
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
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
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
違教命蓋不唯以抵罪為憂實以汙善政為耻也在合州
事不經先生手更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
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感
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

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
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
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
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
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
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
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餐
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
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
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
寓以瀛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

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
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白鹿洞賦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院洞中。又
賦其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曷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
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鷲陟
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頽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
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
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
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

乎道。邈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
雋髦而登進。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錫冕以華
其歸琛。亦肯堂而詒孫。棖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天
既啓余以堂壇。友又證余以冊書。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闢
我聖之宏撫。亦既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
紀。吏竭感而奔趨。士釋經而敷軍。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
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葱壠而遶舍。水汨號而循隄。諒
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
集。豈顓眇聽之為娛。實覲宮墻之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
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亡窮。又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
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

擊之所懷。謹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
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萃尊。技相摻兮。彼蔽以脩
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徃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
有繼。我將焉求兮。

感春賦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繫馬兮。指故
山以為期。仰皇鑒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猶未替。抑重巽於
既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既還歸兮。畢歲英而葭春。
潛林廬以靜處兮。聞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徃
哲之明訓。嗒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朝吾屣履而
歌商兮。夕又虞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遙遙兮。乃獨有會

於余心。忽嚶鳴其恍豫兮。仰庭柯之蔥蒨。悼芳月之既徂。
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脩姱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
霞以為綬兮。佩明月而為瑾。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
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予之憂兮。孰知
吾心之永傷。

至樂齋銘

葉學古讀書蕭寺。取歐陽子詩語。名其室曰至樂。紫陽
朱熹仲晦父實為之銘。

呻吟北牕。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甦。客問此書中作
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為子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
乃瘡乃癩。天下之樂。我不敢知。至歐陽子乃傲斯詩。我思

古人實感我心惟曰悄悄式鈞且深

附錄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實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

求

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涖職勤敏纖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入之道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二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關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滿意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除

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挾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錄，因論曾覲而去。遂力辭，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祕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至郡，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

無不盡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飢民，率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間，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明丰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
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
除直秘閣凡三辭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
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
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所對奏劄
凡七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
米商蠲其征及至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
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每出皆
乘單車屏徒從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由是
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悉如
南原時而用心尤苦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知

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
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造楮幣等事劾之奏上
淮匿不以聞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
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
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十
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
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准
罷相遂力疾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
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
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
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

郎以是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
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
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
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
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
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
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
為兩罷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命又促召初先
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
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
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

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
謀先生嘗草奏疏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
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光宗
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
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
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
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
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
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詭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
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子嫁者私為庵舍以屬悉
為之禁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為奏請

昭雪褒其直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修撰
主管南京鴻慶宮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三年再以
疾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
略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
湖南路安撫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會
洞撩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
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
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為之講說
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
式為請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
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

乞歸田里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
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
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煖章閣待制
侍講辭不許又再辭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揮帶元
官職奏事及入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
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
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覃恩轉朝
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
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
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
假故並令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端慶節免

稱賀皆從之。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官中常讀之。今後更為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待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亦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

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辛酉，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尚帶待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更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偽。六經誣孟為世大禁。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

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蜀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

畏吾即死汝徃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迨平季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徃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頹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忠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

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即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叅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

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也

著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
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
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復更之離也行
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
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
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威哀戚
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
常盡其歡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
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息無所闕其自奉則
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
之裕如也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

始

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
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
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
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
遺意於數千載之上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
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
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
尺既亡而清濁無據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
于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
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向
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六義

鬱而不章先生為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程張
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
別以悉取其所長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
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
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
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
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立論愈下者
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切謀利之私二說並
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
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
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

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
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
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及身
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
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
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
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
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
文詞之傳流及海外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
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
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

微文詞字畫騷入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三先生未嘗
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質稟之異學行之
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嗚呼是殆天所
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為
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充拳拳以勉學及脩正
遺書為言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通書西銘解
楚詞集注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
中庸集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
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
世平生為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

傳嘗輒輯鈔版未備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
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
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
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
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
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
文注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
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
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歟輒採同
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
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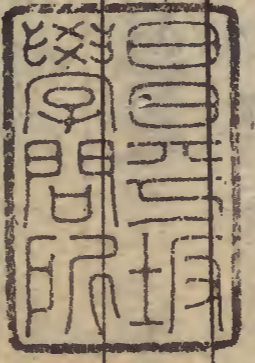
考焉謹狀

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幹狀

果齋李氏曰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備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



朱子文錄卷下終



文政壬午

朱子文錄卷下

一

